

或者整個早上都要坐在那裡

時間和生命，越來越便宜，連秤都不須

可是她這樣平靜，好像不急於豁出收成，好像這是

很好的生活。而我已經不耐，邁步轉向鐵路博物館

我知道有許多機會經過那裡，或者出於需要

買下合用的東西，我想她明天仍在那裡等候成熟的陽光和風雨

我想明天，她仍有新鮮的柚葉和合掌瓜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日

鐵路博物館兩首

柴油火車

我感覺它越來越沈重，不可移動

車輪和大地的路軌，不可分開，像已嵌入對方的靈魂

金屬的意志，長久相磨，尖銳，刺耳，你是否曾經

不能安睡？現在有一個安心入夢的城市

負載過的貨物，許多已經破爛，或者歸入泥土

繼續在生活中運轉的，仍將運轉下去，仍感覺手的力量，和疲累

車窗忍心拒絕外面揮動的手，拋下它衝向天涯，想到另一個月臺

黑暗裡有人用光輝相擁。多少人在它的速度中老去，它殘忍而溫柔

此刻這樣平靜，好像自身也感覺衰老，好像細味，塵世的聚散，和生死有人帶著孩子來尋找失散的童年，有人拍照，有人閱讀火車的歷史它靜靜的在想些甚麼呢？不動聲色，即使鐵欄外馳過新的同志有些事情需要見證，落葉，風雨，陽光

我們進去，出來，它仍在那裡，伏著沈重的陰影

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

枕木

路軌沈睡了，讓我們在上面行走，避開碎石，一塊塊枕木踩過去大地變成吊橋，我們選擇平坦，而它這樣沈默我俯身，坐在路軌上，和它這樣接近

手掌按在上面，緩緩移動，感覺凸起的紋理

隨著彎曲的情節，進入故事。我願意傾聽。它這樣

打開自己的心，像攤開空白的書，讓風雨，為這個世界設想，那樣謹慎從脆弱處落刀，蝕刻堅強，不是花紋，啊，一個個凸起的符號

失明的世界，有一天會撫摸，會讀得出，然後走路，避開碎石，一塊塊枕木踩過去。此刻它炙著雨後的陽光，更加焦黑，好像剛剛從烈火出來卻這樣平靜，這樣鋪展，讓榕樹的落葉，輕輕讚嘆：飄零的終點，不是飄零是的，我讀得出，我知道我能夠影響那情節，我願意躺成

那好像休息又好像不在休息的形象：隨時負重

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日